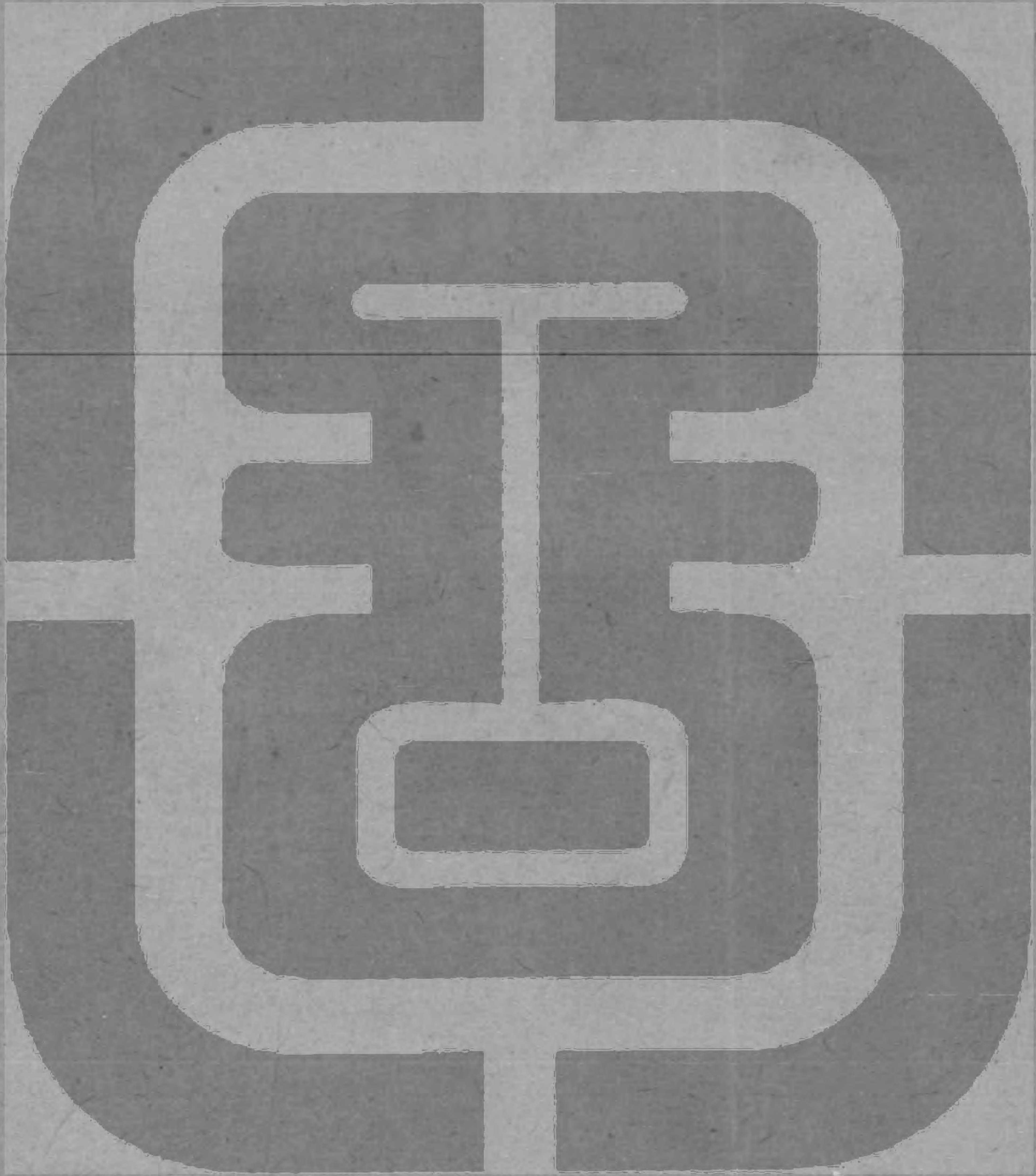


九



山書第十三卷

設典護練民兵

崇貞十二年正月編脩吳偉業疏略嘗觀宋
之諸臣慨然以郡縣削弱欲救其敝李綱請
以三鎮置師五天仔請以四閩分節統制今
非常之原不可驟開然衛所者高皇帝
修郡縣之備也事多寢總虛糜廢弱今宜
餉覈軍甄用世職其不任者汰之以授有功
特令大臣典護一省衛所許其徵居幕僚收



召義勇互相唇齒以壯于陬且民兵法壞極矣宋時河朔西路被邊州軍百姓相結為弓箭社韓琦龐籍倚以為用後雖廢弛知定蘓軾覈管內弓箭社猶得三萬一千餘即今保定安肅地方其民固在也兵燹之後百姓畏死樂生得縣將倡率團結訓練數歲之以可成勁兵矣疏上下部

京城浚濠

崇禎十二年四月內監曹化淳請京城外浚

濠以資守禦從之其工自土城廣渠明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百六十二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大閘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于躍為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北軍共用班軍二萬三千餘二千餘名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識者咸知糜金錢而洩地氣以議上內監上方銳于舉行而不敢爭給事中夏尚綱既曰臣聞

興事揆力謀始慮終度其勢之難易而求可
求成酌其財之盈錯而議因議創此不易之
經也頃因邊氛甫定之餘為思患預防之計
沿城濬河相度高下詎非固圉深念哉以此
非小役也濶必以五丈計深必以三尺計延
袤以若干丈計度非費億萬工百餘萬餉無
以兼厥事而告成功且地多沙碛源非巨浸
穿堤引流勞傷無美目今邊儲如洗司農仰
屋脫中之變時聞撥財之術已盡而復於輦

轂之下興浩大之後鳩工庀材捉襟露肘與
其作之而苦不繼何若先求其可繼而後經
始一京城創自成祖皇帝建都經野從古未
有之勝使何須再求深廣則當年物力極盛
之時必先為之嘉靖庚戌之後始曾外樓七
座臣愚以為益兵上者有崇墉之固故世宗
皇帝毅然為之而有餘浚其下者不無穿鑿
之煩故列聖仍之而不改至於地脉來龍閔
係尤重桑麻廬舍毀損非少皇上仍仰興思

當必有爽然于中者矣或者為牖戶綢繆不
妨過慎然與其守之門庭孰若守之藩籬連
年敵騎之入皆因藩籬失守致然而門庭
無恙也若使一灣塹水足距兵馬則去
驅所過如通德滄濟其為廣八巨浸知復凡
幾而揚鞭飛渡如一無人則知控扼緊要在
人不在險明矣目今為從新整頓計與其擲
此百萬金錢于水濱地面又孰若移而用之
於巖疆要害使敵騎不得躡入之為可哉春

秋書苦潰明城惡者棄險之非也書浚洙明
勞民者非固本之道也若不察戶口殷耗歲
增土款而遽勤民興作使濬之而河流通猶
慮所損已多矧又河高流淺盈涸不時斥土
粗踈旋淤旋壅究無當於險阻之用乎臣愚
謂商理財之道一今日議生必不如議
節之最大而最得已者莫如此河工商防
之道于今日地利不如人和而地之不足為
利徒以疲民耗財者亦莫如此河工臣即至

陋劣詎不願高深增壯然蚤夜思維不勝惴惴之慮謹冒昧上陳願皇上熟計而議停之也

議加練餉

崇禎十二年五月楊嗣昌議抽各營勁兵團練戶部請加練額十百五十六餘萬兩疏言兵額薊五萬保四萬宣三萬陝二萬各督九萬又二總兵各一萬加餉添募約八萬新增兵五萬此兵數也八萬人之餉也馬步各半騎

四萬每人月二兩二錢步兵每人月一兩八錢共二百七十八萬四千新兵一百六十萬八千官廩一萬此餉數也賦役所核可得七十萬兵部所裁站銀可減五十萬閔稅量增可二十萬鹽課四十萬契稅二十四萬各贓罰十二萬典稅一萬公費節省一萬合之共二百七十八萬於地畝上酌派十二年為始畝再加一分共派四百八十一萬一千八百餘兩上允如議行部初議照錢糧每兩加一

分大江以南地狹糧重戶科言之不照地畝
每畝加一分按楊嗣昌在兵部議加剿餉一
百八十萬欲練兵十二萬為剿流寇之用餉
既加陝豫江楚眾兵八萬然仍舊籍之兵也
又議加練餉七百餘萬將宣前邊兵抽而練
之集成勁旅營制紛紛出彼入此仍舊籍之兵
也勦不成勦練不成練而四海之困窮已甚
矣

副榜入監

五月楊嗣昌建議以各省副榜准貢入監行
積分之法又以副榜在後始發或多贖增議
于副榜之前一日先出副榜于是奉有副榜
允為得人之旨于是副榜諸士各以翰林科
道自擬士風翬陵自茲益熾

開洋之利

崇禎十二年三月給事中傅元初請開洋禁
利歸公家疏言竊見中國之材天產地毛悉
以供西北邊之用出不復反兼今軍需孔棘

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戶此亦計之無如何也
然利害有宜剖晰時勢有宜變通有閉之乃
釀隱禍而開之足杜奸萌者則如閩中洋禁
曾奉明旨然臣聞人也謹查先臣何喬遠曾
有疏議謹詳其概則又未始不可採行者臣
請得按論之萬曆年間開洋市于漳州府海
登縣之月港一年河稅二萬有餘所以克閩
中兵餉至于末年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
賊劫掠兼以紅毛番時來擄奪船貨官府以

聞朝廷遂絕開洋之稅然語云海者閩人之
田海濱民衆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
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
食則轉掠海濱海濱男婦束手受刃子女銀
物盡為所有為害尤酷近雖鄭芝龍就撫之
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
稽往事自汪直作亂以至於今海上固不能
一日無盜特有甚不甚耳海濱之民惟利是
視走死地如鶩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

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
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
機之彝見我禁海亦時、私至鷄籠淡水之
地與奸民闌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
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之而不能絕徒使
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而禁洋之名未能
蓋禁洋之實此皆臣鄉之大可憂者即當事
者譚海上事亦未能詳悉以生利弭害之計
告于我皇上臣知而不言諛所不敢出也蓋

海外之裔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羅
東埔諸國道其國產蘓木胡椒犀角象牙諸
貨物是皆中國所需而東洋則呂宋其裔佛
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彝人鑄作銀錢獨盛中
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
呂宋則單得其銀錢是兩彝者皆好中國綾
段雜繒其土不蚕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
精好段疋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
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

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佛郎机之纛
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挾一器以往者雖徒手
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徠東西
二洋入貢之纛恭謹信順與狡悍不同至若
紅毛番一種其纛名加留巴亦佛郎机爭利
不相得曩雖經撫汪大劄初未嘗我怨一心
通市據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于
奸民矣夫利歸于奸民而使公家歲失二萬
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歸于奸民而使沿海

將領不肖有司因以為竒貨掩耳盜鈴利權
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稅不開則
有七害若洋稅一開除軍器硫磺焰硝違禁
之物不許販賣外總閩人以其土物往他如
浙直絲客江西陶人各趨之者當莫可勝計
即可復萬曆初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
有云可至五六萬而即可省原額之兵餉以
解部助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資以為生計
不至飢寒困窮聚而為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

官不得因緣為奸利而接濟勾引之禍可杜
三利也倘以此言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
稅給引或仍于海澄縣之月港或開于同安
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灣不許竄匿
他泊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該
道為之考覈歲報其餉于撫臣有出二萬餘
之外者具冊報部以憑吊用臣鄉弁鄭芝龍
屢立奇功既受延世之賞仍責以海上捕盜
賊詰奸細使人與船無恙計年量加陞賞其

其麾下士卒向聞係芝龍散金以養之故所
向有功今其麾下之餉或可就此酌給無責
令出財力為公家幹事之理是一利也竊
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實置在泉州載在舊制
可考其時郡守諸臣有為海舶祈風之詩此
亦前事之可據若廣東香山灣亦見有稅額
閩廣一体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實閩省之公
言也伏乞勅下閩省撫按查洋禁果盍盡開
開洋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泉漳士民著為一

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外計過堂說事

崇禎十二年四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疏
言竊聞古人止盜安民之術曰選用廉吏使
民衣食有餘是也今當三載考績生民之休
戚統係于是各衙門洗滌污穢共砥潔清慮
無不鈇承諭無忝大典乃見川陝之奏報致
煩詰問府臣之指叅群起驚訝黑白莫定去
取罔憑臣因思百官坐棚後依期過堂說事

此乃考察第一切要不可不着實舉行耳蓋
在外之冊報雖司道府廳皆得與聞至撫按
會奏而有成說其貪廉莫與易也在內之諮
訪雖輿論鄉評皆叅末議至科道會單而有
成說其貪廉亦莫與易也故徃列部院考功
本內外之成說以為成說各處正官名為說
事實無說也過堂已耳惟過堂無說而被叅
之官與通國之人乃嘖嘖有說矣今部院
大臣素負清執之譽定力特識必有不同然

課實莫切于說事則斷不踰也計南北邊
腹有事無事地方不同然各有一地方利害
各有一官員之作為是必進布政按察司各
官而令其逐一陳說如脩練諸務興屯足餉
已經聖諭申飭者及愛養一切大政務期指
事實對件着落不許模糊瞻顧游移支飾
而又執撫按之成說科道之成說叅錯辨駁
歸于至當畫于至一如布政司庇貪則按察
司明說如布按庇貪則知府以下亦不妨明

說而布按知府各官又不妨各出聞見不避
怨嫌部院考功且以此并知布按知府之明
昏黷激而殿最之其有不公不明吏科河南
道又從而彈射之如是則賄賂無所容私交
無所售畛域無所分而一歸之于職掌其于
治功實效端有賴也又炤多事地方需官萬
分不同其果大奸大貪宜行亟黜若隱細小
過輕卸擔此又規避之端不可不慮考察
畢日查將卓異貪汙之尤者疏名上請如先

臣高拱所議賞則量行宴賜罰則嚴行追贓
在皇上自有不測之恩威以為求治之激勸
矣

保舉奔競

崇禎十二年五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邇因
時值多艱我皇上求賢共濟如飢如渴恐異
才屈于科目碩德遺于山林于是復開保舉
一途誠闢門咨岳之盛心也夫十步之內必
有茂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敢謂保舉內無

人材乎然舉行以來一而再而三徵赴公
車者固纍纍也茂才異等尚未有聞則人才
實難舉之匪易亦可槩見且內外諸臣所舉
當其遵奉功令之初人心振肅各取士之稍
能狷謹者克數惟冀異日即無建立猶不致
敗壞以貽累繼而漸及親知繼而路道所聞
又有異焉者矣蓋事久生玩弊竇易開兼之
人心不古廉耻道喪嘗見閭里之間凡利涉
幾微輒奔走如騫况以尋常布衣忽爾一旦

而膺民社保無蟻鑽而繩逐者寧止如古人
所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
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而已也且
知人則哲古昔所難今不擇所舉之人一槩
得與推轂之典同聲同氣之地不無可疑况
今之時何時乎嗟此小民死于盜賊死于凶
荒所賴一二良州縣煦燠而撫摩之倘俾之
非人為害詎止盜賊凶荒已也故古帝明王
以即官上應天宿不徇貴戚之請誠重之也

今未論諸人任後之政績何如但其舉到之
初選除之後手持白版望門投止幾滿長安
道上碌々猶人安在見其賢也昔宋臣蘓軾
曰得人之道在乎知人知人之法在乎責實
自此以往望我皇上以大湯無方之心行堯
舜明試之法當今最急無如強兵裕國二事
草澤中真有諳練兵法膽略過人及平日留
心國計如卜式劉晏其人不費加派而九邊
克溢者群臣各舉所知下部試驗俟有功效

授之以官必試而後用無用而後試庶真才
得而營競之風可息矣臣尤有言者士氣之
靜躁治亂之關也故六國紛爭而橫議載起
有宋季晚而三學紛然今布衣而上條議諸
生而屢叩閣大約有志于保舉而借題以騙
官者也封駁之司幾成聚訟似非盛世之景
也亟望皇上嚴勅城捕衙門稽察無籍之徒
以進疏為詞招搖京師者亟行捕治庶頑冥
知警亦正人心靜士氣之大機也

庸督撫賊

崇禎十二年六月流賊張獻忠復叛揚嗣昌
自請督師討賊逮熊文燦至京誅之初賊首
高迎祥既誅李自成困川西群盜失勢張獻
忠連敗精銳俱盡始乞撫于熊文燦時尚有
殘賊四千人文燦寵遇之甚厚為置婦人五
百結營每夜許其輪宿八日而徧其餘加官
給俸賞賚不貲獻忠據住穀城潛勾諸賊為
犄角遂復思叛去舉人王秉貞為之謀主至

是遂殺穀城知縣阮之佃以叛羅汝才十九
營並起應之獻忠脅御史林銘球上書求封
于襄陽銘球不從亦殺之是時文燦招撫十
三家之賊蜂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
按御史徐一范疏言可勦之機會与能勦之
物力都從撫裏錯過以楊嗣昌主張于內疏
入不聽事聞革文燦職冠帶辦事嗣昌自請
討賊帝賜尚方劍並督師輔臣銀印給賞功
銀四萬兩銀牌千五百面蟒紵緋絹各五百

疋親餞于平臺後殿手書一詩以賜之及抵
襄陽猶為文燦叙功帝命緹騎逮至京論死
弃市兵科初有疏糾文燦曰細閱理臣所奏
撫張獻忠始末一段中間許多推卸無限躲
閃臣益不解所謂終不能不為理臣效一忠
告矣獻忠者非如九股始議招安固給官劄
食官糧居穀城經有歲時者也理臣事前既
費經畫事後應有承當况操縱到頭之日事
會豈肯讓人且絛錠在手之時作用何不由

我臣讀其揭如襄陽院道楚州撫按及均州
內監不得不因其求撫省此一大段騷擾是
隱、卸其擔子撫按監道而已不與也如有
撫臣余應桂道臣趙振業之議撫臣等亦差
官以安其心是隱、卸其擔子余應桂趙振
業而已不與也又如治臣陳良訓據生員
靳天衢所稟報于兵部內多有願招安之言
諸臣遂相繼安撫是隱、卸其擔子陳良訓
等而已不與也更可異者總斷之曰襄陽撫

中情節職實未之前聞夫以堂、部院總理
八區而曰未之前聞更有何人與聞何事宜
聞而作此局外之言哉且陳洪範所獲之閔
防先時竟無奏聞臨時突爾請給倘無此宿
貯之物何以應倉卒之求此皆愈尋思而愈
不得其解也至于九營之撫三月以來竟無
傳報之文亦無實指之事乃籠統點綴曰竟
爾不驚漸有次第已耳豈皇上所責成于理
治者如是而已哉

親定考選

六月吏部考選科道以不列鄉貢帝切責之
既而親定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
為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古汪承詔張緒論為
試御史吳昌時等各部主事

新河運道

崇禎十二年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
二百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里達膠州
之麻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滄遶過馬

家濠不惟避成山之險而淮口陰山諸皆避
之此二百七十里皆低窪易開由海倉入海
至天津一千八十里共二千八百里則河漕
不如海運之便開膠萊又不如高郵徑至麻
灣入新河之尤便

壽節稱賀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壽節是日
適光宗孝元皇后忌辰登極後皆免賀後禮
部請照冬至郊天例次日行賀允之然卒不

舉行至是年始登殿受賀如儀
祖妃加號

帝以皇祖神廟昭妃年八十命禮部擬上徽
號明正舉行

山書第十四卷

上皇太妃號 舊儀注

崇禎十三年正月初九日為萬晉神廟昭妃
生日年八十上册加宣懿康惠皇太妃帝詣
先殿行代告禮三宮皇太子等位俱詣乾清
宮東暖閣俟駕過乾清門坤寧宮從中門承
乾宮從左門翊坤宮從右門皇太子等位從
左門皇長女等位從右門出隨駕後同詣慈
寧宮帝于太妃前慶祝八旬行四拜禮奉禮

物再行一拜礼坤寧宮周皇后承乾宮田妃
翊坤宮袁妃各具起頂冠鞠服行四拜礼皇
太子俱常服率弟行四拜礼皇長女二女行
四拜礼帝回乾清宮各官方詣慈寧宮懿安
張皇后具起頂冠鞠服行四拜礼神廟端妃
周和嬪梁光廟懿妃傅康妃李敬妃馮慎嬪
卽熹廟貴妃范貴妃任良妃王及榮昌太長
公主寧德長公主樂安長公主俱具起頂冠
鞠衣行四拜礼各宮并三公主每進盒八副

礼畢叙坐張皇后前周皇后田妃袁妃見行
一拜礼皇太子率諸弟妹見行一拜礼周端
妃傅懿妃李康妃馮敬妃四位前張皇后周
皇后俱不行礼田妃袁妃見行一拜礼皇太
子率諸弟妹行一拜礼梁和嬪卽慎嬪兩位
前后妃太子公主俱不行礼三公主惟與張
皇后周皇后前行一拜礼其各宮俱不行礼
相見礼畢俱回各宮各府惟周皇后兩妃皇
太子等仍在慈寧宮候聖駕仍詣宮請皇太

妃上座鐘鼓司作樂

鋤刑大蠹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刑科給事中李清疏言
臣聞國家之忠厚立國也卜年最長今皇上
嗣統一紀矣臣颺言厚德則于久羈之易應
昌李長椿等曾特詔開釋又于暫繫之畢自
嚴鄭三俊等曾旋令保候何嘗因問者已有
定案而終靳開籠何嘗待言者日為聒耳而
方行解網其以十三年綿億萬載之曆者端

種厚于此臣近發科抄見強犯宋芳經一案
奉有贓未追獲併贓無主認的還着詳訊確
擬之旨因舉手加額曰皇上昔恤官犯今又
矜民犯乎是不徒此案之生機起實數十案
之生倪動也臣往為司理獄每嘆強犯之攀
人或借誣指以報睚眦或借恐嚇以肆漁
獵大約以有贓有主定辟而無是二者則罪
疑惟輕近刑部諸招徃々以秋後緩決朦朧
結局噫獄底從此積矣誰無妻孥獨嗟望眼

欲穿莫言玉閔遠
囹圄天涯即是玉閔誰無
起居獨傷洗面之惟淚莫說夜臺苦
園扉日黯即是夜臺念斯景也豈容以矜慎存之聖
世而繫纍近千哉夫古人臣有持獄平恕者
聞改官則諸囚哭聞起官則中外賀今誰爰
又誰賀但取皇上所見為情法已符無可加
苛者姑駁付法司則無不緣輕而重矣即今
者雨雪愆期說者謂是不能仰体聖意而非
詳非確抑鬱干和所致臣聞漢明帝憂旱魯

車駕幸獄親錄囚徒嗣後馬后言之寒朗苛
言之于是中夜徬徨多所全宥是可見外而
堂簾內而筦箠無不犴穴纍、為念而言之
悽愴行之真摯久旱而驟雨此其應也乞皇
上勅下該部十三司實、料理某項應連結
某項應覆詳某項出入重大有如唐戴至德
所言威福人主大柄非臣下所盜而應取決
于聖斷皇心所動即成甘霖有可退彗星不可
致瑞雪者無是理也臣草疏方畢聞臣同官

袁愷言謂謝啓光入獄為牢頭所詐被擊數
掌又聞兵部侍郎王道直言謂傅宗龍入獄
復為牢頭所詐攫銀一百五十兩夫官犯如
此則民犯之魚肉可知臣不知提牢官所司
何事而坐令獄吏之貴移為牢頭之橫乞皇
上併勅刑部查其姓名追贓正罪夫錄囚徒
而天乃雨故臣願以蘇積繫當之烹弘羊而
天乃雨故臣願以鋤大蠹當之也
刑部尚書甄淑以疏中有烹弘羊鋤大蠹等

語上疏謂刑部一官為眾怨之府安得有許
多身為人所烹也上命降李清二級調用未
幾以錦衣衛回奏鄭鄴疏有刺父語令指名
言錢霖父子爭婢事命逮霖子尚賓尚賓尋
處決錢霖託刑部主事沈延禧行賄于甄淑
事泄下淑于獄竟斃尋復清原職

風霾脩省

崇禎十三年二月諭今春幸得雨雪農事有
望不期連日風霾大作田地亢乾麥苗將稿

甚至傷折樹木雖天心仁愛警示頻仍必由君臣積愆叢過所至朕不勝警懼焉或因政事多失或奸貪縱肆或刑獄失平濫及無辜而致冤抑莫告或豪右侵凌善良受害而貪民失所諸如此類大千天和所以咎徵叠見茲許官員人等直言各務直陳利弊有裨時政如得實情立行升賞但不許因而懷私借題以取罪戾爾大小臣工各宜痛加省察實圖消弭同誠感格共享和平仍着該衙門即

行擇日祈雨回風以安兆民

是年河南省城正月間舊雪不消皆結為芙蓉牡丹諸花枝梗俱全又相國寺佛像口吐火自焚二月初懷慶一帶野草化為人馬之形廬甲戈刀如畫開封歸德大風晝晦如夜催餉科臣孫承澤疏奏求免未完練餉不允令設法催督

戶科給事中左懋第疏言去歲彗見下詔停刑而彗即消今年以風霾下詔脩省何以久

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實此時得無實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也今兵汰而餉猶未減恐貪者藉以濟其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且一一得其實停刑可以消彗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

會推總憲

崇禎十三年三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讀馬文升之言曰贊襄治道固在于百司糾正百官莫先于風紀風紀振百司各盡其職則庶績咸熙故總憲一臣關係如此其重也見邇來人情貪黷甚至司寇大臣如甄淑近亦以賄敗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莫此為甚故總憲一臣推用尤不可不慎也臣于會推之南工臣征慶百不能無說焉慶百品行卑久為士論不齒向與彭汝楠同為兵部侍郎

汝楠以規避總督被糾去任慶百覲面就列
久之復遇總督缺出以才不堪用奉旨罷歸
夫天下寧有不堪卿貳而堪正列者乎蓋緣
其賦性狡譎工于軟媚遂龍鐘之年而猶作
暮行之事一旦投入輔臣國觀門下突起田
間死灰復燃儼然而南司空矣近以留都繕
城之後工費浩繁復為得隴望蜀之計席猶
未暖頓覬總憲一席今茲之推夫豈無因而
獲此乎視朝廷之崇官峻職竟可唾手攫取

一人握定誰復敢言既由田間而司空又欲
由南空而北憲回視當年不堪卿貳曾幾何
時遽可謂好官由我公論盡泯也伏願聖明
慎重風紀勅部詳訪確推不然風紀之司匪
人廁足同列亦羞與為伍矣要地之線索雖
靈舉朝之耳目難掩為慶百計宜蚤知自裁
庶留人間廉耻一事也臣與之夙無嫌怨狗
職盡言以免瘼曠鼎鉉銓衡之地諒以臣言
為不然臣請以一官謝之矣

撤回鎮監

崇禎十三年三月諭各鎮內員察飭已久兵馬錢糧器械等項稍有改觀但戰守防援事權未能盡一今將總監高起潛陳貴馬雲程盧維寧分守邊永清許進忠謝文舉魏邦興牛文炳武俊陳鎮夷崔進揚顯名并所屬中軍把牌俱撤回京另用申之秀除去總監字樣仍以守備察飭本信護守陵園崔璘除去兼察起存錢糧惟專理鹽務勅書另行換給

武俊仍俟工完回京還將兵馬錢糧器械及任內釐飭過事宜開明其奏凡邊務一切錢糧兵馬邊防剿禦等事都着督撫鎮道一意肩承共體時艱各據猷略殫力練防務期戰勝守固酬庸優叙悉炤諭欵立行若有疎虞五案大法俱存必罪不貸其總分見統兵馬應歸督撫鎮下該部即日議奏

親策諸士

崇禎十三年三月召中式舉人四十八人于

文華殿面問邊腹交訐何以復仇雪耻魏藻
德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之中謂内外文
武諸臣皆知所耻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教
百言朗々可聽上為傾耳久之遂拔為第一
葛世振第二高爾儼第三又拔趙玉森姚宗
衡劉瑄孫一脉嚴似祖為簡討周禽等為科
道吏部主事有差

勢紳怙惡

崇禎十三年三月南御史成勇糾貪紳原任

吏部侍郎蔡奕琛並刑部侍郎章光岳受賄
事奉旨蔡奕琛受賄閔通並吳中彥致書章
光岳事情該撫按從公確查據實速奏至十
三年浙江巡撫熊奮渭巡按王範查奏之疏
始上力為剖白刑科給事中孫承澤駁之曰
臣辦事垣中察原任刑部侍郎蔡奕琛受賄
閔通一案已經二載有餘屢催速結及昨輪
值發抄始見浙江撫按察奏之疏不勝驚異
何兩臣瞻徇之太甚也奕琛原奉嚴旨察其

受賄閔通事情令撫按據實速奏今疏中滿
紙支借承行之口代開展辯之地殊不知吳
中彥以敵國之富家資半費于營脫蔡奕琛
章光岳內外為之居間得贓各以萬計長安
之人能言之浙中之人能言之即舊按臣喬
可聘之疏不見在乎知府石萬程同推官文
德翼等公同訊問中彥之子吳徵雱信口直
借蔡侍郎始事即得銀八千兩此有實跡乎
無實迹乎又奕琛向按臣閔說吳徵雱係琛

同年朱澹修之愛僭若僭即琛僭也乞從寬
政等語此有實跡乎無實跡乎獄貴初情稜
稜鐵案恐未可一筆抹殺也尤可異者中彥
獄中與刑部侍郎章光岳書稿有云所有用
費併祈一應諒不能負此正與原疏載中彥
將揚州鹽本十萬兩托王子元等運京營幹
情事相合撫按職司風憲正當根究底裏據
實入告以申朝廷懲貪之法以警內外把持
之風乃瞻前顧後畏勢惡而不畏君父顧情

面而不顧清議使各省撫按盡若此則纍纍
欽件適為徇情護惡之具矣天下事尚可言
哉臣謹循職掌據事叅駁即以此賈禍不遑
恤矣伏望聖明垂鑒施行

平臺召對

崇禎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御平臺召廷臣問
治邊安民之要各官互有敷陳給事中孫承
澤言治邊當擇將安民當重布按二司上是
之令補疏次日具疏曰夫時有緩急事有重

輕惟操其急者重者而政之大綱舉矣今之
所急所重孰如邊與民哉昨蒙皇上召對諸
臣問以邊腹大計各已縷縷敷陳蒙皇上令
臣補續敬再陳之夫治邊之要臣以為得精
兵數千不如得一偏裨得精兵數萬不如得一
大將蓋天下有必勝之將而無必勝之兵故
將貴得其人也所謂將者不分文武者也我
朝文臣如王驥嘗充征蠻將軍矣王越嘗佩
平邊征西靖鹵三將軍印矣惟是未得其人

則用先臣高拱之議多行採訪以儲之既得
其人則破格以鼓舞之從來御將之法與文
臣異御邊將之法與腹內異重其事柄寬其
文法而其大者尤宜與以用人之權自偏裨
而下或久與同事稔知其人皆得自為題補
自行劄署俾智謀肝膽之士悉萃幕下兵部
不必以分權為忌而邊事舉矣此古所以貴
將也夫安民之要臣以為興一利不如得一
官得一良州縣不如得一賢藩臬蓋州縣

于民雖親然體卑而轄之者衆凡樹德去疾
之事尚不敢徃行而自遂者至布按二司
體崇而權重矣設建之初原責以察吏安民
詰戎輯暴非僅辨錢穀聽訟獄已也及撫按
分遣而兩司遂為承上接下之官幕氣奄
隨人俛仰遂令事權操于新進推官之手是
非淆混規制蕩然而民不安矣故為今之計
宜慎選布按以風力學識之人居之還其權
柄久其事任厚其遷擢二司不職撫按糾之

撫按不職二司亦照舊例糾之凡地方利病許徑直奏聞則上下通而民庶安矣此古所以重兵收也凡此二者皆先朝已收之効實實行之治邊安民之要似不能外焉故邊方不能百年無事惟將帥得人則鎖鑰自固天行不能十年不災惟藩臬得人則教養自裕此臣區區之愚也伏望聖明勅賜施行

孳牧事宜

崇禎十三年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條議馬政曰我國家初設茶馬曾遣勲臣以重其行永樂中歲遣御史三員正統中歲遣行人四員成化而後止遣御史一員弘治中先臣劉夏請命風憲重臣專理馬政伏奉俞允以南太常卿楊一清陞都御史往治焉馬政一新正德元年見存馬政數至一萬一千八百九十一匹此修舉之效也事久相沿寢失初

意草場一任侵占軍士大半逃亡監苑既多
裁革茶斤六倖折納卿佐官員非以降調者
充任則以物議者贅龐權且不行于府衛况
藩臬乎故馬政之廢事權之積輕使然也御
史柯元伯嘗憤馬政之弊恤商招番不遺餘
力是以起解如額而又革坐名派引之弊夫
御史巡察之官苟存心于清釐遂有見效其
當設重臣久任整頓其于畜牧裨益斷也
或曰巡撫官可帶管臣讀楊一清之疏曰

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于集事自兼巡撫
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一清以夙望幹濟
之臣尚不能兼理况下此者乎故琴瑟不調
則必解而更張伏乞勅下該部察熘弘治故
事覆請特遣風憲大臣賜勅督理馬政三年
六年如驟北蕃育另奏取回破格論功撫按
事體會同不許旁撓布按官員一聽選委仍
勅吏部以後卿寺各官務擇才望推補或聽
新設大臣疏請陞補其餘監苑散職亦選北

方少壯素知養馬者除補總理分任各有其人究先代之成法除久病之積弊必有賴矣又疏

言臣按秦地剛勁最宜畜牧唐張萬歲王毛仲相繼為太僕其時畜馬蕃庶至以一絲易之何也蓋唐制八坊四十八監盡關西之地芳華甘泉一任便宜所以盛耳洪武永樂中設六監二十四苑立國規模宏以遠矣後人不知大計而廢之至成化中乃添黑水一苑

弘治中又添武安一苑豈非因時制宜強國裕邊之不可已者哉自先臣劉大夏建議揚一清力任清出草場荒熟地凡一十二萬八千四百餘頃樹碑界四至恐後人之去藉也至于革去諸苑如保川天地永康嘉靖弼隆俱在平涼之開城龍陽大和會寧俱在鞏昌之會寧安勝永昌慶陽定邊俱在慶陽之安化以及番泉在隴西康樂在金縣鳳林在狄道班、可考即戶口曲蕃軍民視為永業難

以議覆然今非其時也流寇搶掠以來汧渭秦隴環慶鄜延臨鞏甘涼無地不荒蕪如延慶近日徵租熟地固不過十之二三其餘滿山草萊與塞外無異若擇水草便利深究利害廣置監苑招募軍戶既堪養馬兼以資身不惟土人無驚且以救荒有術也然清察侵沒規條建置招集流徙設處經費皆非才望重臣身到眼到不可也孟軻曰受牛羊而牧之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廣置監苑者求牧與

芻之實政也

又疏

疏言我朝馬政統于苑馬茶馬市易亦其大者也國初立茶馬于陝西四川嘗遺曹國公賚金牌用茶五十餘萬斤得西番諸部馬一萬三千餘匹何其盛也考金牌之制上一行曰皇帝聖旨左一行曰合當差發右一行曰不信者死夫不曰互市不曰交易而謂之差發名尊義正德威震于殊俗矣志載原額四

十一面上號藏內府下號降各番然臣科見貯二面十二年二月內曾恭進御覽驗其字號一則信字七十三號一則信字九十號可見初制主于盡羅諸番原不止于四十一面也正統間以邊方多事停止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復金牌舊制尚書劉大夏覆准舉行尋以簡察未出事尚有待今皇上法祖攸行况于金牌之制肇于高皇利賴九邊乎倘垂睿矧斷然行之當不待再計而決矣

欲行則先議鑄造納馬諸番正德年間被亦卜剌搶殺殆盡金牌多失嘉靖中御史劉崙曾為清察不知見在內府凡何兵部太僕苑馬衙門有無貯存按其缺失如式鑄造當亟議者一也有鑄造則議頒發永樂舊例三年一頒然國初省諭各邊每月差行人一員今需馬甚急合當一年一遣聽新設大臣便宜行事當亟議者二也有頒發則議勸勞國初番官有指揮千百戶

鎮撫驛丞等項職名各領有誥勅勘合其
後子孫相沿有無襲替合行察理請設頒
給金牌其小族弱番差發馬少另行勘合
以補其窮每遇納馬厚賚鼓舞招徠自廣
當亟議者三也

又疏

疏言考監苑之制上苑養馬萬匹中苑七
千匹下苑四千匹國初馬數無令人知以
監苑之所養例之二十四苑為數不貲殆

不能悉數以對也其後日以耗損歲畜種
馬一二千匹而已今三鎮奏討各軍挑選
留遺有几而欲以博孳牧之效豈可得哉
夫種馬之源也源大則饒源小則鮮欲
新馬政非大畜種馬不可當日楊一清規
畫馬政通計六苑可牧馬三萬二千五百
匹以二年騾一駒計之每年可得馬一萬
五千匹矣較腹裏依養派累窮戶不大相
徑庭哉然而何以得此馬也楊一清曾討

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收買騾馬七千匹今各邊呼籲歲費無算豈可惜乎小費不為苑寺裕本源哉如謂各鎮請發無此多貯則仰體時艱不可無權宜之法如直省地方原設草場牧地各有冊籍雜徑起租不過五分三分二分之二數比之民地煩差大相懸絕斟酌時宜量行加科此地為牧馬而設還為買馬而用似不為過又如各茶馬司贏餘私茶及西安漢中

西寧寺府衛所貯私茶通融設法招易番馬除解額外盡發牧養亦必有濟又各苑衛椿棚藏內銀兩有無見貯各行計處搜奏買馬亦一端也如謂此寺清察尚稽歲時則有陝西苑馬寺牧地銀兩不可不撥歸本寺以充急用如隆慶五年丈過熟地三萬頃足養馬一萬匹餘熟地五萬分別三等徵銀四萬五千兩抵作固原軍餉又寧夏丈過熟地二千八百九十餘頃分別三等用地一兩五錢坡

地一兩山地五錢以抵本鎮軍餉此皆原設
養馬場地別行那用大失初意今本寺衿肘
露矣立為撥歸何買馬募軍之煩仰屋哉如
果種馬聯雲牝以生牝駒以生駒不數十年
而數十萬之驃騮可指教矣

又疏

疏言夫市易孳種之事具備矣若倒斃無時
其為害更劇焉故飲餉無法暄冷不節失馬
之性而馬之死者十一矣一任顧債整日馱

載盡馬之力而馬之死者十三矣雖立法考
成勒令賠償窮軍之餉不可再剝責以殺賊
而困以養馬安所得騰飽之色哉竊意邊外
長枝在馬其牧馬也千百成羣擇水草駐牧
若有調發凡騎一匹即有牽二三匹是以馬
皆壯猛善於衝突我軍欲與角勝須是少倣
此意先臣大學士丘濬有言宜於邊城中擇
空閒地為馬廐置長槽或十或五為飼養之
所選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喂養置大

團以貯草之大藪以煮料每日遣官點視操
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班
牧放或有瘠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無損
失之患而免賠償之勞矣此議鑿々可行合
無通行各鎮凡馬軍營若炤依隊伍或多或
少攢槽共喂每十匹二十匹立廐軍二名專
主飲飼牧放各軍馬匹皆有印烙號記遇有
征調携鞍領騎若有老瘵廐軍預行稟官交
賣有疾病即稟調治其本管守備千把等官

日驗其喂養芻豆與其馬之壯瘦而飭之若
有倒損則同槽棚合賠償為力亦易果如是
行之則一切官弁迎送騎坐及識字人等牽
占跟限與夫婦女騎乘馱載物件皆不禁而
自戢矣其便一旦逃軍不能拐馬譟軍無處
覓騎其便二至每馬額給草銀計日用草若
干豆若干本管官親行盤量秤驗則扣剋侵
沒又無所容其便三如是而馬不若軍而馬
皆強軍不若馬而軍皆壯矣

慶分輔臣

崇禎十三年六月諭輔臣薛國觀大負委任命五府六部都通大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看議具奏刑科給事中袁愷特糾其奸貪悞國並諸臣交通納賄等事時國觀已回籍刑部提其班役訊問得實命逮國觀及行賄各官未京又當國觀出都時帝使人偵何人至其寓獨中書舍人王陞彥密語久之因令緝事者訪之得其交通狀下刑部訊究國

觀自盡陞彥棄于市

感念母后

崇禎十三年七月帝感念孝純皇太后未得奉養遂長齋純用蔬布諸臣乞用暈不聽辛巳六月孝純皇太后母瀛國公夫人徐氏言夜夢皇太后鸞輿鳳輦集臣家咲語如家人父子因請除一切郊祀祭告遣謁忌日炤常齋戒外或再加朔望蔬食其餘不妨量進肉味語云藥補不如肉補也廿二日帝諭聖

母託夢咲語音容儼然聚首朕聞之不勝思慕除郊廟祭告遣謁忌宸朔望仍齋戒外其餘日月嘗膳着于奉先殿收回祭品酌量進用自是始用暈御案上用湯飯器皿初係金玉後用磁器是冬止用漆器袍服大袖傳旨止留尺五寸閣部各官皆以尺五為則

殤王封號

崇禎十三年七月皇五子薨五子田妃所生妃生三子一永王一皇五子一皇七子七子

生而隨殤五子名慈煥甫五齡至是亦薨病中言休咎事甚異上痛念之諭禮部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為孺孝悼靈王通玄顯應真君禮部尚書林欲揖侍郎蔣德璟等合疏爭曰恭炤皇五子孝敬性成神靈天授誠為千古希邁皇上以孺孝二字弁于王封用表岐嶷而復錫以道號盛典也亦異典也臣等方手額讚嘆豈敢復有異議但臣部歷稽職掌所載冊封典禮皆有王號而無道號蓋王號以

世法垂儀闡懿易名皆古今共遵之典道號以神道設教玄感靈通實不可思議之事皇五子儼然王也自古帝王至德要道未有不以孝為首稱皇上以儒道治天下表章孝經垂訓萬世而皇五子年甫五歲孝本生知誠有成立屏藩所不能及者稱為孺孝悼靈王傳之中外洵足光昭孝治惟是追封真君之儀遍察大明會典集禮國朝典彙正續文獻通考杜佑通典及本部職等書皆茫無可循

臣等禮官也禮所已行者自當確為遵依仰成懿美若其未經行者亦不可敢擅自擬擬致有乖違萬一使好異者以臣部為嚆矢而循常者復以臣部為射的則臣等之罪大矣帝允之去真君之號

海運便利

崇禎十三年七月臨清副總兵黃胤恩上海運圖云海運當講者三臣見河渠淤淺必加挑濬而海魚之河水旱乾必遠湖泉而海又

無之此難易審矣海中之險共畏者成山爾
山內有曲徑可通山外更大洋可行淮沙船
直走大洋轉列公島至登州此易險明矣當
日邊事初起陸運費每石至二兩五錢臣改
海運每石一錢七分遼餉三百四十萬計省
金四百餘萬此省費較然矣

又疏海運將淮揚重船運至膠河輕船接至
萊河其間通濬小河多造腳船如通州抵壩
故事于嶺上建倉駕車倣古河陰洛口之運

待回空受載自淮河抵膠自海倉抵津計日
直達即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年三運四
運無不可者

因薦獲罪

崇禎十三年八月江西巡撫解學龍因陞兵
部侍郎例應荐其屬員荐布政司都事黃道
周中有綱常等語上怒命俱逮至京各杖之
下詔獄拷訊戶部主事葉廷秀上疏救杖之
下刑部治罪

國子監生涂仲吉于通政司進疏曰臣草
茅書生何敢妄言况當天威震怒誰甘以身
試法第讀書師古有志效忠每觀古忠臣義
士捐一身以成君父之德如孔璋代請於李
邕郭亮伏贖于李固皆志本于誠死生所不
顧臣覽古論世未嘗不痛哭而起今適當其
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匍匐萬里請死明志幸
皇上察而誅焉日者黃道周因薦被逮廷杖
之日臣工飲痛童姬墮淚以聖怒方殷無敢

鳴其無辜幸一不怕死之葉廷秀昌言申救
蒙杖一百天下聞之益為驚心此真皇上從
來未有之極怒諸臣從來未有之極痛自此
人人自危竟無復有敢言之者矣夫人臣事
君猶子事父母母父怒撻之至死而不敢怨
然父母至極怒終不忍死視其子現其箠楚
哀號之狀未嘗不興憐而思痛焉皇上好問
好察過于古先哲王又銳意太平勵精圖治
思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黃道周而

搏執僇辱置之必死之條甚非海內之所想
望也臣觀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自躬
耕樵採而外稽古著書晨夜不輟宗黨憐其
貧鄉里推其孝孤踪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
抒所學雖其言嘗過艱而其志實純忠當酷
暑萬里銀鑪就逮時囚服草履飲水啜蔬士
紳挽繫幾不得行道路見者莫不悲嘆今聞
喘息僅存猶且讀書不倦未嘗不以囹圄圜
圜為皇上教育之恩霜露雷霆皆天地裁成

之德此天下之大小臣工至于兒童走卒莫
不知之莫不傳之非獨臣草芥之私言也惟
是天威方嚴陽和未布大臣緘嘿以需時小
臣畜縮以全軀使皇上所以教育裁成之意
不能大白于天下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
上天下萬世惜者也天下所以不治皆由臣
子不清不勤墮其職業不忠不孝墮其家修
皇上方嚴典刑繩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不
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而一旦顛

躓受禍至此豈不傷天下讀書之心灰海內
為善之志乎今天下之人謂殺道周以激奮
樞輔而樞輔未必可奮殺道周以緘閉諫而
舉朝久已卷舌皇上必欲誅獨立孤介之臣
則道周是矣皇上必欲誅結黨匪類之臣則
道周非其人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
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諍雖外出
而實優容皇上方欲遠法堯舜奈何智出漢
唐賢主下臣讀史見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

君子皆受黨人之禍蓋惟君子有聲氣不謀
而應其求不齒于人類者則從而誣之三季
之主墮小人之術皆以此摧士氣失民心我
皇上方振中興昌明之運斷不宜以黨人輕
議學行才品之臣伏乞聖明詳察道周鑒其
苦節赦其無辜保全清忠消除朋黨無蹈晚
季之覆轍為小人所快心即殺臣狂妄實得
死所矣臣家有垂白之老堂有未葬之親殺
身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立朝行道

見義不為者謹席藁願從葉廷秀之後惟皇
上幸炤察焉

母后遺容

崇禎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命中書官赴孝純
皇太后懿親新樂侯第繪御容至初八日自
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跪迎門外帝步出歸
極門跪迎仍冊封光廟選侍郭氏為定嬪張
氏為襄嬪李氏為恪嬪遣輔臣范復粹等捧
冊行礼因三嬪皆太后舊同事能記憶真容

者后母新樂徐太夫人及其孫新樂侯劉文
炳左都督劉繼祖諸孫文燈文炤及衛聖夫
人陸氏諭禮兵二部叙賚

懿安壽節

十月初六日為懿安張皇后聖節傳命婦赴
仁智殿朝賀文官命婦無一至者惟武命婦
十八人帝令司禮監呼儀制司詰問時道路
梗塞又驛迎裁減京官勢不能携家上傳申
飭

光廟遺容

此係禮部儀注

崇禎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命中書官于武英殿繪先帝遺容至十月初七日完初八日卯時司禮監恭請御容二軸供安案上帝尚翼善冠黃袍乘轎至武英殿外門橋南下轎詣門下立內侍懸御容常服一軸帝行一拜三叩頭禮退東傍立百官各具吉服從左右門進入行五拜三叩頭禮五府掌印閣臣大九卿近前恭視御容內侍恭請御容奉安綵亭

內帝後隨亭由思善門寶寧門慈寧門進慈寧宮大殿內懸安尚膳監設菓品鐘鼓司動樂上行五拜三叩頭禮穆廟惠妃具起頂冠鞠衣不跪不叩頭行八拜禮神廟宣懿妃惠康昭妃端妃和嬪各具起頂冠鞠衣不跪不叩頭行八拜禮光廟懿妃康妃敬妃慎嬪定嬪襄嬪恪嬪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熹廟懿安皇后皇貴妃范良妃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恭視御容坤寧宮承乾宮翊神

宮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皇太子具翼善冠常服皇三子四子具六合冠直身袍拜五拜三叩頭禮皇長女皇二女具翠花冠服行八拜禮禮榮昌大長公主寧德長公主樂安長公主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夫人婢子六局掌印女史各著紗帽袍帶并大小答應執事李長壽等殿門內行五拜禮三叩頭禮司禮監等內官殿外行五拜三叩頭禮追封殤故弟妹

光宗在東宮生育頗多崇禎初追封皇兄齊思王等皇妹悼淑公主等至是御札皇六弟定懿妃出七弟敬妃出十妹慎嬪出皆殤未追封擬封六弟湘懷王七弟慧昭王十妹悼溫公主又親定皇六弟名由栩七弟名由榘皇十妃名徽姪又追命九妹名徽姪仍祭告奉先殿

交趾請封

崇禎十三年十月兵科駁南交請封曰竊自

黎莫交惡歲無寧日南交從此多事矣巡撫
林贄夙具兩裔交兵一疏內云黎之國柄悉
歸鄭拊併莫之後將益為所欲恐不能不為
屬吏之擾苛因語其語意固欲存莫一綫之
緒以折黎方張之萌也已經部覆奉有還着
該督撫按責令道將設法制馭之旨邊臣果
能体贴恩威警諭有方該裔自循戢恐後豈
敢妄覬今于本月十九日接粵撫林贄一揭
為恭報彙情事乃為安南頭目鄭拊代題請

封王爵而發也異哉何前後立言之殊倫與
攷安南自莫登庸篡逆降封都統使迨後黎
寧居漆馬江以延黎祀至黎維潭逐莫元宗
歲貢方物神廟時嘉其幹勞忠順乃准襲都
統使之職今之請封何功而然與且也黎莫
相殘犬羊素性何無故而都結之掠何無
故而興悖慢之辟雖朝廷字小不靳殊恩而
狡裔要挾豈可飭報即該所云鄭拊世擅國
柄汲：請封亦非為黎固已屬裔德之無厭

矣乃又云曉々焉有辭于疆境不敢不為轉
達不敢二字固揖于黎之狡逞乎亦惧于黎
之悖慢乎夫其初請也部覆止給勅獎矣初
請而不許要挾而許之于中國為失體于屬
裔為長驕于邊臣為冒昧惟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內夏外裔之大義固凜々也如謂姑予
之以結苟且之局以要旦夕之安則又不然
鄭得其志將肆然而益橫莫亦可滅黎亦可
纂無黎與莫憂及中土即欲以茅土之券塞

溪壑之欲豈可得哉謂宜明告黎裔封錫之
典乃以待有功如歛取土屬使不內侵和輯
莫部各安境宇朝廷方有寵異之加何待陳
請如其不然壯吾藩籬生吾氣勢恩信以服
其心兵威以折其焰總以詳內畧外之前籌
多方布置斷不可以一紙代陳諉封疆之事
于模稜之中也伏祈勅部覆着施行

追卹勞相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吏部尚書李日宣讀復

故大學士張居正世廕疏略言居正歷相穆廟神廟兩朝佐理勲猷不可殫述如策制諸邊一切操縱得宜是以邊圉無事數十年安享太平載在史冊鑿々可考當年僅得世襲錦衣千戶歲久論定之後止復其文廕而武廕尚斬夙將如戚繼光俞大猷子孫俱經追錄故輔功高發縱賞未世延此曾孫張同敞所為叩關以請也尋授同敞中書舍人

限田之議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疏請限田言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多者入官下各官集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議曰限田之議其意甚美其實殊難行蓋限田起於井田三代時田故井故可限也自秦後而經界廢矣漢董仲舒始建議限田唐李翱元稹宋林勳皆祖其說非不雅志三代為抑富扶貧之圖然而行之而亂如漢王莽宋王安石賈似道其前車矣莽名

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令男口不盈八者
田過一井者分之峻其令犯者死吏因操切
為奸利天下愁怨安石行方田法分煙折產
遣使巡行到處騷擾似道以官資計頃以品
格計數將官民田產逾限者抽克公田至自
損已田萬畝為倡而得禍益酷彼其初意非
不善而井田既湮勢固不能行也說者謂開
創之初戶口稀少地土荒曠田尚可限故唐
太宗嘗行之而未幾亦廢我高皇帝洞觀千

古損益百王獨不行限田之令且許民儘力
開墾為業又令以北方府縣近城荒地召人
開墾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仍
免雜泛差徭又令北平山陝河南及江北等
處民間田土儘力開墾不許起科甚且給以
牛種田器蓋不惟不限而直恐其不田惟恐
其不田故一切窮民皆得以儘力開墾而無
不田亦無處不飽其時家給人足可行萬里
不齎糧可謂莽粟如水火之效矣雖亦令履

畝丈量為魚鱗圖冊申嚴詭寄投獻之禁則亦以限田之法默行于其中而規模弘遠矣議者徒知豪強兼并之害欲裁其田以予窮民而不知民之窮者即以田予之而田器牛種皆不能脩其勢亦必托于豪強而豪強有力者即欲裁之而不可得且其田又皆非無故而授受也而欲無故而奪之其誰甘乎鄧元錫云限田有三難何者守令歲月更改各怀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豪強兼并謗讟朋

興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必寄于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賕貧弱抑勒名曰切田實為弊孔三難也故王莽王安石賈似道行之而亂皆生今且反古之過也今欲足食莫如務農欲務農莫如貴粟欲貴粟莫如痛懲游惰使人得盡力于田而不為之限則惟在遵守高皇帝重農諸疑如北平山陝江北諸處聽民儘力開墾三年不起科及課植桑枣修治農田水利歲積常平義倉之粟令府

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素專為殿最能實依
令甲行之如此庶民勸于耕而粟有三年六
年之積以漸致太平倘亦救時急務乎若區
區限田之禁愚竊以為不可行也

責成京縣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竊
見從來誦吏治之盛者莫過于漢然一時循
良多出于扶風馮翊之間蓋首善者四方之
所風也由近迨遠古蓋斤斤重之矣臣于大

興宛平兩縣不能無說焉其治隸于輦轂之
下雖未可與外縣比然設官分職原有應盡
之責非可泛泛郵視也故一謂之縣則都聚
村落皆其所任之地流寓土著皆其所任之
人試觀今日都城內外盜賊充斥搶奪屢見
近郊之民家稍溫飽鮮克安枕該縣曾差捕
役一擒緝親身一察視否也且饑民滿路死
僵相望城外日割人而食該縣設處粥廠
幾處掩埋殘骨幾人也意惟曰緝盜則有衛

捕施粥則有城坊然該縣果無事之官端居
而聽詞訟優閒而比錢糧已乎蓋近來西縣
陞轉甚速恒以部曹待之故人百計營得袖
手需轉以致民事一切廢弛衙役任其縱橫
吏治之不光蓋莫若首善之甚矣今海內多
事吏于外者撫綏流離扞禦盜賊艱苦備嘗
筋力欲竭望春明門不啻天上何當功令嚴
明之日獨寬然于京邑殆不解矣伏望皇上
垂念重地嚴諭宛大二縣實心盡職眼前最
急莫如安插饑民勸捐施粥一事倘悉心得
法存活能多與以優陞不然立加重治仍望
勅部以後京縣揀選年力精壯者一如外縣
之例三年俸滿果有正薦方許轉部四年俸
滿曾舉卓異方許考選庶不郵視一官將見
畿輔循良可方駕西京而上之矣至于南京
兩縣近聞廢弛六甚似當一例推行以重根
本要地下旨嚴行考核以重畿輔



